

当今日本的生态博物馆

大原一兴 Kazuoki Ohara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博物馆学教授

1、当今日本的生态博物馆：简要历史

二十世纪60年代末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在法国出现；生态博物馆这个词来自法语 écomusée，是生态和博物馆的结合。生态学或者经济学的词根“eco”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词“oikos”，意思是“民家”。仔细考虑生态博物馆这个概念，它的展示方式遵循生活历史运动而来。在瑞典史堪森（Skansen）户外博物馆出现之后，这个运动就在“民家博物馆”的理念基础上并由此表现人们在岁月流逝中的生活和在广泛意义上的再生产。日本第一个户外民俗博物馆是日本民家聚落博物馆，建立于1956年。在这一时期，户外博物馆开始出现在各个地方，重新配置和保存在建筑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传统房屋，以便作为紧急状态下保护它们面临破坏危险的措施。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Asuke镇民俗博物馆三州足助屋敷的建立，人们的生存环境被修复并从博物馆学的角度上作积极的展示。就日本而言，生态博物馆并不是来源于前面所说的户外博物馆。

第一次正式地向日本介绍生态博物馆的概念的是Soichiro Tsuruta先生，在介绍国际博协（ICOM）大会时，在语词上，他把生态博物馆称之为“环境的博物馆”。当时，只有那些擅长于科学和自然历史的博物馆专家认识到这个概念。其他人把它当作一种和环境有关系的生态博物馆。很显然，与今天不同，在地区发展活动方面，当时的生态博物馆并

没有引起任何兴趣。当时的人并不能够看到生态博物馆的真正本质。多年之后，生态博物馆最终被认为是“一种关注生态学的博物馆类型”。这之前很长时间，生态学这个词一直被日本的公众所遗忘。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生态博物馆被重新介绍进日本。在城市资本的集中和随之而来的城镇经济的膨胀的引诱下，乡村地区的公共工程开销也不断攀升，这是一个被重新评价的时期。直到那时，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在不同的地区被一个接一个地建造。作为吸引旅游的手段，雷同化的展览厅在城市和乡村中都被建造。一旦建起来，它们就需要巨额的维护费用。地方政府厌倦了他们的负担，极其后悔地开始意识到这些设施并不是必要的。同时，对地方经济和社区自我管理的复兴的兴趣和动力开始产生。进入九十年代后期，许多城市对不需要建筑物的生态博物馆表示出兴趣。

更进一步说，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有关环境和发展的大会使生态学成为一个流行的话语。生态博物馆新近定义的角色是通过提高人们的意识，保护自然环境，促使社区可持续发展。类似于博物馆一样的展览和展板被放置，以创造一个学习的设施，在那里，自然环境得以保护，人们把这些称之为生态博物馆。

此后，人们对生态博物馆的兴趣与日俱增。在当地人组织社团、开展活动以促进生态

博物馆的建设的同时,许多地方政府也在计划建造生态博物馆。然而,实际活动有时是不稳定的,他们中的许多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组织。他们中的某些人作为地方政府的成员,代表的是地方政府,仅仅是地方政府的联络处。而其他人士仅仅是整理资料和地图。

2、“乡野环境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

在日本,并没有官方的体制来推动生态博物馆建设。但是,1988年日本农林渔部采用“乡野环境博物馆”计划(日本的田园空间博物馆)来预想一种保存自然环境、景观和传统文化的博物馆。这种理念基本上来自于法国的生态博物馆。这大概是与建立生态博物馆有关的比较少见的计划之一。“乡野环境改善计划”致力于基础工作。大约50个地区已经被挑选和开发。

“乡野环境博物馆发展规划”是准备建立乡野环境的博物馆,其要点是:(1)忠实于当地的历史和传统文化;(2)核心设施、临近设施或者是环绕核心设施,分散在该区域的展示设备将被有组织地通过小道相联系;(3)展示是露天的,例如传统农业设施的再生产以及美丽的乡野景观的修复。在必要时可以规划建筑物的户外展览;(4)乡野环境博物馆将启发当地人对景观和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认识,将促进他们的积极参与;(5)根据各个地方的情况,市政府或者是半公共的企事业单位将被委托运作这些博物馆,并努力使其能够存活下去,而且成为一个有效的机构。

正如所说的,这个计划并没有列入教育、文化、体育、科技等官方部门的管辖,因此对博物馆的发展没有起到作用。但是“博物馆”过程的思想在展览中得到了发展和保持。同样,乡野环境博物馆是否可认为是日

本形式的生态博物馆,仍是一个争议的问题。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问题。问题是,假如生态博物馆不是一种纯粹的形式而是活动的集合体,而乡野环境博物馆计划并没有设计为博物馆活动提供保障,那么这两种博物馆就应当被认为是不同的实体。一个被称为乡野环境博物馆是否属于一个实际上包含地方活动的生态博物馆,可以根据随后发展判断。

因此,作为乡野环境改善计划一部分的乡野环境博物馆的创造能否作为一个生态博物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许多个案中的大多数答案是,前者是必要的,但对于后者来说并不是绝对的要求。然而,在促进生态博物馆和它的活动拥有一个基础组织方面,它仍然是值得的。安排生态博物馆的活动所需要的物理设施可能是生态博物馆的主要驱动力。相反,没有活动和管理,单独的形式的发展不可能完善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的特征在于它并不拘泥于物理的形式。

通过提出乡野环境的发展问题,这个计划对于生态博物馆的形成起了一个触发器的作用。虽然有许多误解,但是这个计划也在提高公众对生态博物馆的意识和兴趣方面有很大影响。

3、当今日本生态博物馆的重要意义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生态博物馆在当今日本社会被广泛接受。从各方面考虑,下列三个因素使人们注意到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的生态博物馆的必要性和意义。

(1) 重新认识自我

越来越有必要重新认识特殊性的可能原因在于当今日本的社会环境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法国的环境很相似。那就是,像城镇和乡村社区之间,人们的心理,成人与孩子之间

中国博物馆 Chinese Museum 贵州省生态博物馆群建成暨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专辑

的平衡缺失这些现象已经变得突出。地方，特别是乡村社区的自治，以及地方层次上的创造性活力强烈要求应对这种情况。此外，人们也在通过创造环境来追求人类的和谐。同样，在一个无法探求本质的社会中，许多城市居民正越来越注意到自我的不确定性。而且，在一个发达的信息社会中，个人被同质化和象征化，生态博物馆能够提供有效的平台来使人们认识自我。

这是因为，生态博物馆可以更加有效地使居民坚信自己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自我。当地的人们将能够使他们在自己所生活的土地上熟悉自己。他们也将通过学习当地的历史渐渐地欣赏他们在当今世界上的独特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为生态博物馆划定疆界的观念决不是模糊不清的。确切地，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博物馆的这种观念正是当地人根据他们的主观意图和个人观点从多种选择中挑选出来的。同样，生态博物馆活动的改善将帮助当地人们揭示和肯定他们的潜力和方向。

(2) 发展网络联系的重要性

正如当代生态学繁荣所象征的那样，生态系统的概念已经被广泛地接受了。这就显示出人们正试图发现他们存在的意义，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作为社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成员。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认为社会系统中生产和消费之间是一个很好的平衡，而不是互不相干的两种形式。

而且，通过破坏旧事物来创造新事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今地区发展的特点是不拆除建筑，例如复兴和改造、改用和合作，介绍和展示。在地方博物馆建设的浪潮中，通过互动和地方社会网络，现存地方遗产的多边和生态学的利用更加重要。更确

切地说，存在的地方遗产不应当被仅仅认为是某些个人私人财产，而是作为社区的共同财产。当地人已经集思广益利用、开发和转化一般的资产。而这些都是生态博物馆的基本原则。

假设拥有相同意愿的不同的活动群体共存于一个地区（主题社区）。他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在这个地区互相合作。例如，在环境保护方面，相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共存互补是有效的。然而，对于不同利益群体，例如守护自然的群体和研究历史建筑的群体来说，网络联系和共同研究同一个地区具有同等重要性。这是因为具有不同特点的群体之间的互动使得该地区具备多层次和全面的重要意义。通过居住在相同地区的居民之手，这些尝试肯定能够给予地区发展的活动。换句话说，通过主题社区的方式，生态博物馆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地方社区的重建。

例子：Miura 半岛生态博物馆中当地人的活动以及他们的近况：

在 Miura 半岛地区，多种多样的公众活动正在开展之中。一旦这些活动被人们意识到它们是生态博物馆的一个部分，那么，所有这些活动都会自觉地联系在一起，创造整个地区生态博物馆的网络。同样，2000年至2004年间进行的调查旨在发现更多的与历史、环境和文化有关的地方社团，他们的活动的特点和方向，以及他们之间互动和合作的范围。

(1) 群体间的合作

历史导向的群体：许多人毕生喜爱研究，他们是两个或者更多机构的成员。这些人是他们所钟爱的领域中的指导者，在不同群体之间，他们通过学术会议的形式促进之间的

互动。

环境导向的群体：常常是这样，不同群体之间活动的地点是一样的，重合在一起。因此，相比那些处于其他地区的群体来说，通过分享信息、人力资源、事情等等，这些活动一般都有很好的合作。

文化导向的群体：虽然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是有限的，但是调查对象的数量是最高的，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活动更像是个人爱好。

总之，尽管在历史导向和环境导向的群体之间的合作是积极的，但是学科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微弱的。在不同领域的联系网络中，“横须贺博物馆”与“Hayama Shiosai 博物馆”站在中间的位置。他们似乎起着中间人的作用。

(2) 活动基础

历史导向的群体几乎都是源自毕生的研究课题。那样，大多数的“社团中心”都被用作他们的基地。环境导向的群体非常看重户外，在开展他们的活动时局限于房屋等设施。文化导向的群体拥有不同的才能，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非常容易使用“私人的房屋”或者是“邻居会所”。

(3) 活动范围

历史导向的群体：在横须贺的东海岸，这些群体聚集的密度稍微高一点。喜爱历史的民间团体，他们的活动超出了政治的界限。他们的基地平均分散在整个半岛上。

环境导向的群体：他们的活动范围集中在自然受到相对少的破坏的绿色地区以及海边（特别是海滨和海角）。

文化导向的群体：活动主要是在地区的城市中进行的。由于许多社团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建立的，所以他们的活动也会在市镇或居

民区进行。

(3) 地区发展研究的重要性

随着终生学习时代的来临，使终生学习包括在地区的发展中，使人们通过地区的活动学到知识（行动导向的学习）已经变得更加重要。反过来，当地人通过地方环境知识的学习获得地区认同感的过程对地区的发展也有助益。准确地说，这就是作为一个博物馆实体的生态博物馆的价值在上述活动的终极目标中如何获得检验的问题。问题并不在于地区规划或者环境本身的保护方面，而是在于它为当地人提供了学习和把他们的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的机会。

生态博物馆的活动是没有止境的。它们在不断的发展、评估和变化中。正是当地的人们主宰着方向。在系统地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地区环境连续性的同时，这些人必须足够明智，以便作出与地区的认同感相协调的方向性决定。同时，作为一个教育机构，生态博物馆在培养这些聪慧的居民方面应该是很有效的。

4、日本生态博物馆面临的挑战-1：模仿固有模式

在日本，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仍然处于发展的早期。在它被介绍的时候，人们可获得的信息很少。结果是，许多人接受生态博物馆的概念非常糟糕，这非常不幸。导致误解横行的一个原因是人们试着把生态博物馆模式化，认为它具有固有的模式。生态博物馆应该是具有自由的形式，可以根据地方的特点千姿百态。否定各个地方的特殊性的是个严重的错误，这就如同放弃共同思考一样。

关于生态博物馆最大和最占支配地位的误解是有关它的形式或结构。人们一般认为博物馆包括以下三个组成：“核心博物馆/设

中国博物馆 CHINESE MUSEUM 贵州省生态博物馆群建成暨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专辑

施”、“附属博物馆”和“体验的道路”。这些都是前面谈到的乡野环境博物馆的三个基本要素。这也是被 Yamagata 辖区的 Asahimachi 生态博物馆所接受的模式。然而,问题在于,这已经被渐渐认为是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模式。当然,一个生态博物馆可以具有这种结构。但是,它既不是一个必要因素也不是生态博物馆的固有的定义。这样一种误解是成问题的,因为它可能导致人们不顾当地的特点建造标准化和形式化的生态博物馆。另外一个问题在于“核心”和“附属”这两个词表示出一种等级关系。核心设施的存在当然重要。但是,这仅仅是因为一个管理实体需要全部管理分散的各个场所而不是允许每个场所都自己管自己。生态博物馆并不是用来整理一个旅游地图以便显示分散的场所。一个管理和联系所有地点的机构被称为总部或者是核心设施,而这实际上是生态博物馆的一个实质性先决条件。但是,核心设施仅仅是一个网络的支持机构,并没有任何权利控制并把自己置于其他部分之。把等级观念引入完全是与生态博物馆哲学不一致的。

5、日本生态博物馆的挑战-2:与博物馆学的关系

在日本,许多生态博物馆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它们与博物馆和博物馆学的微弱的联系。不幸的是,大多数日本的博物馆都是不寻常的,因为它们更多面向的是旅游者而不是面向当地人。因此,当地人发现他们不容易接近这些博物馆。而且,尽管它们的原来的角色是作为研究和实践的场所,但是,人们普遍误认为博物馆仅仅是一个展览场所。如果是这样,日本的生态博物馆就常常会以文物储藏所、吸引观众的地方、纪念品商店

或陈列室结束。这些都显示出博物馆的定义并没有被正确地理解,而阐述博物馆角色和社会意义的博物馆学仍然处于一个容易受到误解的地位。

同时,传统的博物馆学家认为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地区发展的活动与博物馆很不一样。有人说,生态博物馆建立的基础不是博物馆学而是区域研究。它就是一种用于区域研究的博物馆个案。这其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生态博物馆是一回事,而博物馆又是另一回事。几乎没有人对生态博物馆最近的动向感兴趣。在日本,以社区为导向,把设施主要面向当地和当地人的博物馆还是少数。正如国际博协的博物馆定义一样,日本的博物馆法并没有规定博物馆“服务于社会和它的发展”的任务。日本传统博物馆的基础未能包含促进地方社区发展这一因素,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正是这种冲动促成生态博物馆,博物馆学本身获得卓越的进步。

另一方面,某些生态博物馆提倡者也制造了难题。他们过多强调与常规博物馆的区别,他们似乎认为生态博物馆是对传统博物馆的否定;某些人甚至不尊重传统的博物馆方法。现实中,生态博物馆的代表人与博物馆学家之间的合理、全面的合作有点难以达到。

事实是,日本大多数的生态博物馆仅仅在“假扮博物馆”。关于博物馆活动的有限知识有时导致业余的和不符合理论的生态博物馆的出现。当前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急切和严肃地面对这些现实,发展出一种社会教育功能的博物馆活动,努力培养出能够对地方社区负责任的居民。

(张伟明 译)